

浪漫永不荒芜

十杯善意

李秀芹

早上和黄大妈一起去买早餐，黄大妈排在我前面。她买了一杯粥，服务员把粥递给她时，还不等她接稳就放手了，粥洒了一地。

服务员一边拿着笤帚打扫，一边自我检讨：“是我的失误，我再给您盛一杯。”黄大妈也从兜里掏出纸巾帮着清理地面，还安慰服务员：“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问题，人老了，手眼不相随，没拿住才掉地上，我再买一杯就是啦。”

一旁的老板听到了两人的对话，走过来对服务员说：“再给盛一杯，不用再付钱了。”黄大妈坚持要付钱，和店老板推来推去几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负，我劝黄大妈：“还是算了吧，再争来争去耽误了人家做生意。”

黄大妈听我这样一说，觉得在理儿，对店老板说：“你不收我的钱，我就不给你了，但你可不要从服务员的工资里扣呀。”店老板笑着说：“放心吧，肯定不会让服务员出钱的。”

吃完早餐出了店门，黄大妈便给老伴打电话，让他到这家早餐店买十杯粥放冰箱里，中午喊儿女回家喝粥。他老伴在小广场上打门球，听到指令后，立马蹬着自行车往早餐店赶。

我问：“你刚出店门，干吗差使老伴大老远跑过来？”黄大妈解释道：“我刚买了一杯粥，再回去买十杯，店老板一看便知我是还她人情去了。”

“一杯粥三块钱，她也损失不了多少，干嘛这么在意？”黄大妈叹了口气说：“现在生意不好做，这片位置虽然好，但房租太贵了，卖早餐也是薄利的生意，老板也不容易呀。”

“那您还不让老伴给服务员工资里扣出那杯粥钱？”“服务员出了粥钱，我没法还人家人情，但店老板出了，我多买她家早餐就能还上了。”

黄大妈平时性子挺不着急的，这次咋一刻也不等，来日方长，何必马上就买粥偿还呢？她说，一大早做买卖最在意心情，心情好了一天都顺顺利利。也是，洒了一杯粥，马上有人买十杯，老板的心情肯定会阴转晴吧。

金桂飘香润故园

龚后雨

八月桂花遍地开。如果你在农历八月来到我的故乡，皖东一个叫滁州市的小城，就一定会对这句歌词有更真切的体会。无论是在农家的庭院，还是在古朴的街巷，抑或在繁华大道的绿化带，你都可以嗅到桂花的芬芳，沁人心脾的那一种。

大舅妈率领的台湾7人亲友团来到故乡游玩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放下行囊，一行人来不及休息，直奔姨妹家的后院。原来是浓烈的桂花香气吸引了他们，循香而去，果然看见一株两米多高的桂树繁花满枝。

“这棵桂树要比高雄我家门前的那棵高不少呢。”大舅妈笑意盈盈，她的名字就叫桂芳。

解放前夕，大舅曾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厂做事，19岁时随部队到台湾，和许多迁徙而去的军人，家眷一起被安排居住在“眷村”。大舅妈说，“眷村”里栽有许多桂树，大多是银桂，开白色的小花。月圆之夜，桂花飘香，该有多少双眼睛遥望明月。天涯相隔，涛声绵延，又该有多少游子无眠思乡啊。

一直吃素食的大舅妈却是一位美食家。她向我们介绍了几种用桂花做的美食。把桂花用清水洗净后晾干，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再买来磨细的黑芝麻粉，然后用糯米做成面粉把它们揉进去，搓圆，这样做出来的桂花汤圆又甜又香。

一斤桂花四两糖，一层桂花一层糖，糖要用细细的白糖。放入密封的瓶中发酵，过一段时间，就会闻到一股香气，那是瓶子也封锁不了的浓香，说明桂花酿已经成熟了。“千万不能掺入一滴水，或者让蚊虫碰到，否则就会坏掉。”大舅妈反复叮咛。

桂花茶最简单。大舅妈说，在台湾桂花茶价格不菲，过去是有钱人家才会享用的。桂花不但可以提神醒脑、止咳化痰，还可以美容呢，“你们滁州遍地是桂花，真的太有口福了。”

姨妹却好像故意要与大舅妈唱反调，说你这么做太费事。她不管是烧肉还是煎鱼，都会顺手从院子里的桂树上揪几朵桂花放入锅中，“香喷喷的，提鲜”。

大舅妈的妹夫陈先生在高雄当过中学校长，他不紧不慢地提出了一个学术问题——当年滁州主官欧阳修在《醉翁亭记》开篇写：“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如若他老人家月圆之时能再来滁州，是否会这样描写：“环滁皆花也。其八月金桂，花蕊尤香……”

我只关心天气和蔬菜

王夫生

好友林老人在朋友圈高调宣布：关心过房价，关注过股市，琢磨过繁杂的人际关系……从现在开始，我只关心天气和蔬菜。

据我所知，林老大从前还关心过口袋里的钱。但自从口袋渐渐鼓了起来，他对钱的兴趣，也就逐渐淡了。他也羡慕过权力。曾想当个骑驴小官，但混到最后，只能仰头一声长叹做官的运气没有落到他的头上。

林老大退休后，在乡下租了十几亩地，把家搬到农场去了。他在那儿挖池种荷，葡萄架下养着散步的大公鸡，还种了五颜六色的蔬菜。他头戴一顶大草帽，每天担水施肥。

其实，和林老大一样，人到中年以后，我对许多事情不再好奇，也开始关心天气和蔬菜。

只要天气好，一个人的内心就会很轻盈。早晨阳光通透，出门去买早点、买菜，捧一袋温热，提一篮翠绿。

天气的细微变化，影响人的心情。天色晴好，心情也好。甩开双臂，轻松地出门去，到公园散步，找人聊天，去河边钓鱼，或者只是站在路边，发一会儿呆。

当然，除了晴暖，也有阴冷。风和日丽，即出门散步；雨花飞骤，则窗下看书。

惦记天气，就会惦记蔬菜。关心青菜、白菜、韭菜、萝卜、扁豆、药芹、土豆、辣椒……青菜的青，叫作碧青；白菜的白，叫作玉白。

人渐老，会活得通透。天气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蔬菜能让我们新鲜地活下去。

琢磨天气和蔬菜，就是在心中放一个筛子，滤风尘，筛杂念，把日子过得纯净又简单。

戴梦醒

漫山遍野的绿是大地独有的浪漫。

艾草是很常见的，端午时远远望去，家家户户朱红色的大门把手上都交叠着几簇青灰色的艾草，走近了还能闻到一股清凉的味道。

大抵出了端午总无人睬它，所以它能安稳长大，每至八九月，就长得比人还要高了。我总把艾草跟益母草弄混，只因益母草未开花之前，二者长得着实相似。经过多次午后在野地中寻觅观察后，我才找到区分它们的秘诀：益母草的杆茎是方形的，叶片、叶下是青色的；而艾草的杆茎是圆形的，叶下则是灰青色的。这个发现曾令我雀跃了很长一段时间。

遍地都是的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用它编可爱的小动物是顶顶好的。小孩子往往会把狗尾草、牛筋草、马唐草捆在一起，线条感十足。野地还长着许多车前草，大人们总叫它“猪耳朵”，可能是因为它的叶子平而大吧。干旱缺水时，它仍会矮矮地绿在那里，只有干裂的土在彰显它的顽强。

车前草会抽出穗状种子——车前子，叶与种子都是中药的一种，我曾经和弟弟到处挖车前草，因为听姥姥说她需要这味中药。它在《诗经》中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擷之”，擷，意为把衣襟扎起来，再把东西塞进去。采了车前草，再掀起衣襟把它们兜回去，我与弟弟那日便是如此呀！

印象最深刻的要数蒲公英、龙葵与苍耳之类。那时大家都说蒲公英泡茶喝对身体

青海放歌

胡少石

不要以为下雨天没有太阳
那是乌云遮住的表现
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是阳光灿烂的地方

不要以为黄河颜色浑黄
那是长途跋涉的短暂迷茫
在五千里外的三江源头
雪莲花在盛放

不要以为人生道路漫长
那是时间雕刻了方向
在三万个日子的背后
是灵魂寄托的故乡

阳城茱萸红

王晓霞

王维笔下的茱萸
染红了秋天
遍插茱萸少的那个人在哪里
循着足迹，我访遍了山原

终南山桐川别业前
秦岭东西而来，太行南北贯穿
溪谷秘境，柔波潺潺
当年是否在此登高望远
乡音未改，白发旧颜

我站在茱萸树下凝望
感知到了跨越千年的思念
想起写下忆兄弟的诗人
心中像被茱萸插遍……

天空

——写给马鞍山

木汀

我喜欢这样的天空
它离太阳、月亮和星星最近
离蓝天和白云、洁净的风最近
离长江和青山最近
离你最近

在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李白、刘禹锡、杜牧……
当一座城被长江拥抱
就有了恣意的波涛
当这座城与群山交错
群山也被它拥抱

我在一个个曼妙风生的舞姿里
我在每一张微笑如画的脸庞里
捕捉到诗歌的眼睛
轻柔地开阖和顾盼
以及远眺近观

这是天空
这是诗的天空
这是诗城的天

好，于是我便爱满田野满草坡地趴着寻觅，找到一株就用铲子刨挖出一整棵来，还得连着根儿的才是最好！待竹筐里堆满就带回家去晒干泡水喝，故而蒲公英之于我，除了吹花葶的记忆便是浓浓的苦涩茶味。

龙葵便更有趣了，它的浆果成熟时会变成茄紫色，一串串一提提簇拥在一起，紫得透亮！我总是会摘下一嘟噜用大拇指和食指反复碾压直至其爆浆，指尖便会染上浓重的颜色，且泛着果子的香味。

至于苍耳，则是十分讨厌的小家伙！我们又叫它地葵，它长了许多“小牙齿”，最喜欢黏在人的衣服上。不过长大后我反倒极喜爱它！苍耳可以把小野花黏在毛衣上当作装饰，满满都是春意。

野胡萝卜花最招蜜蜂，但人一走近蜜蜂就会飞走，只剩下花儿在田野间轻轻晃动。这花只有极少的淡青色细丝叶，花开如伞，小伞扎堆汇聚成巨大伞，寂静静地盛开，像蕾丝一般柔美，闻着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小蓬草常与它长在一处，花开得像朵小菊似的。偶尔我也会剪来插瓶，美则美矣，只可惜它的花会细碎地落满桌面，比针还细，实在不易打理。

而我最喜爱、最难忘的，是一种淡雅的“野蓝花”——我自己这样称呼它，其实它的名字唤作阿拉伯婆婆纳。田地草里盛放的、绿色叶片下躲藏的它，如同满地的繁星闪着幽蓝的浪漫的光，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

我甚至还曾将它带回家，种在花盆里，可花盆不是它的归宿啊，那片明亮的蓝在瓦盆中暗淡成土。怎一将它带入家中，便失去颜色了呢？我又悻悻地将它还归原地，看它

与土地根茎相连，脉系相通，看它在自然中呼吸起伏，俯仰生姿。风乍起，吹动它的衣袂，那一刻，它才再度簇拥着阳光闪烁出耀眼的星芒。

我想，它是注定要满山遍野地连成一片锦绣的，若囿于花盆砖圃，便失了自由的气息。是啊，人类的庭院怎能饲养出这样惊心动魄的生命，人工的力量如何培育出天然的风韵？

牵牛花的颜色很多，紫色的浓烈，白色的质朴，蓝色的梦幻，桃红色的温婉……从地面爬满墙面，薄如蝉翼的花瓣随着细弱的茎在风中轻颤，阳光似是能穿透花瓣一样，透出绝对的光感。从春天到深秋，静静地，它随意地开着。

薄荷叶子边缘像是波浪一般，叶片斑驳不平整，绿油油的一大片在墙角。我总爱在倦怠的夏日把薄荷叶放在掌心搓揉，待其发软且未破损，再把它展开贴在眼上，立时便会神清气爽、困意全消。若半眯着眼睛，所见皆是深深浅浅的透亮的绿，像是将眼睛嵌入了翡翠之中。

薄荷之于我，还有味觉上的厚重记忆：凡是煮鱼汤，妈妈必定会摘几片薄荷叶放进去提味。自打记事起到如今已然二十多年，我所喝的鱼汤，鱼的种类在变，薄荷却从未变。嫩绿的叶，隔着如山的岁月，依然如幼时尝到的那般鲜美。

再说说屋后吧。屋后有一棵上了年岁的泡桐树，枝繁叶茂，站在二楼大平台上刚好可以摸到它最底层的叶，花却是碰不到的。泡桐的花像是个大风铃，高高地依序成串挂在树梢，一树的淡紫与浅白，虽隔得远，却格外吸睛，让人忍不住为其驻足停



漫游“抹茶森林”

金秋时节，浙江杭州临安青山湖近万亩池杉和落叶杉混交林呈现“抹茶森林”景观，引得大批游客前来泛舟、漫步观光。这片浸没于水中的森林每到秋季就会铺满浮萍，浪漫景观宛如“绿野仙踪”。

图为近日游客在杉树林间泛舟。

新华社记者 翁忻昶 摄

陪树站一会儿

“就拿国槐来说，一棵就值两千元，你算一算，这片树的价值有多少？”他得意地呵呵笑起来。

“真是一片摇钱树啊！”我打趣道。

听我这样说，他严肃起来：“树和人一样，也知道好坏，你对它好，它就认真长，你慢待了它，它就要罢工。我和这些树打了五年交道，每棵树的脾气秉性都了如指掌，一天不来陪我的树站一会儿，心里就空落落的，它们也会寂寞。”

我笑道：“不愧做过语文老师，话里也带着诗意。不过，你刚才说树也能听懂人的话，未免太玄乎了吧？”他满脸的自豪：“大有看头喏。”我仍不解。他慢慢说道：“对你来说，这些树可能没啥看头，可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我的孩子啊！你说，自己的孩子你能看得够吗？”原来，他曾是中学语文老师，退休后闲得慌，寻思找点事做，就承包了这里10亩地，全栽上了景观树，有20多个种类，国槐、银杏、柿树等等。

翌日早晨，刚跑到“创新路”，就看见他已站在那里，静静地凝望着那片树。快到跟前时，我故意咳嗽了两声，他扭头看到我，笑着跟我打招呼。我说：“又在陪你的树啊。”他依然笑道：“这是每天的必修课，完成了心里才踏实。”我说声“明天见”，便跑开了。一连几天，都是在那个时间段，我准会看到他静静地站在那片树林前。我不想打扰他的美好遐思，便悄悄走了。后来好多天都没再去“创新路”，昨天早上，我忽然想到那个“陪树站一会儿”的老人，于是又去了。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不知为什么，我竟有点激动，便加快了步伐，在距他还有20米的地方，便大声喊道：“你好啊！”看到后，他也大声问候道：“你好呀，好久没见了。”我来到那片树林前，也与他一起，静静地伫立凝望。临走时我对他说：“明早开始，我也来陪你的树站一会儿。”他兴奋地笑道：“那感情好啊！只要每天陪我的树站一会儿，它们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就会传染给你，让你这一天神清气爽，干啥啥精神！”